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 近现代名人在甘肃

第四十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近现代名人  
在甘肃

顧金池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兰州

主 编 刘郁采  
副 主 编 陈作义 张忠海  
责 任 编 辑 张忠海 翟红梅  
封 面 设 计 何 伟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 40 辑

近现代名人在甘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9,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226-01480-7/K·241 定价：12.80 元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主任：刘郁采

副主任：水天长（兼）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克勋	（东乡族）	杨惇节
李正宇	李德奇	周丕显
谢富饶	强宗恕	韩效文

## 目 录

---

- 左宗棠在甘肃植树、禁烟、办学述要 ..... 师 纶 (1)  
左宗棠与兰州制造局 ..... 刘国芳 (10)  
左宗棠在定西 ..... 安定五 张俊耀 (14)  
左宗棠西征在甘肃 ..... 张静澄 (18)  
谭嗣同在兰州 ..... 张令瑄 (23)  
黄钺秦州举事史料辑录 ..... 黄祖同 (32)  
孙中山先生对马希元上书的批复 ..... 张俊耀 (36)  
冯玉祥督甘四年大事录 ..... 朱时玉 (38)  
“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 ..... 魏载明 (41)  
我代表陈珪璋欢迎邓宝珊来甘经过 ..... 孙伯泉 (48)  
回忆邓宝珊先生  
..... 宋子安 口述 魏载明 整理 (52)  
邓宝珊轶事 ..... 朱据之 (58)  
四次聆听邓宝珊先生教诲 ..... 张维新 (63)  
记邓宝珊将军在兰州女中的一次演讲  
..... 柴玉英 (69)  
回忆邓宝珊省长几次有趣的讲话 ..... 魏宝珊 (73)  
邓宝珊在庄浪的一次驻足 ..... 程振华 (77)

顾颉刚先生在渭源和康乐	李禹	张涟	(79)
忆红军在哈达铺的休整和改编	杨成武		(83)
贺龙在陇南	余宏安		(91)
回忆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伍修权		(104)
杨静仁与兰州回民抗日救亡活动	柴玉英		(112)
王维舟在陇东二三事	程占功		(115)
回忆我的父亲张大千敦煌之行	张心智		(119)
张大千与范振绪	严发明		(160)
艰难岁月——摘编自常书鸿《我在敦煌四十年》			(162)
蒋介石开发河西水利未果始末	杨兴茂		(179)
忆我同路易·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始末			
	王贤琳		(184)
孙健初发现玉门油田	赵蔚祖	吴周卿	(202)
记玉门油矿第一任总经理孙越崎	张静澄	张化愚	(214)
王震将军对国民党民乐县长的褒扬			
	石成瑛	郑兴学	(219)
康世恩在玉门	张波		(221)
杨拯民在玉门油矿	张静澄		(225)
作家李季在玉门的四个春秋	张波		(230)
陈毅与彭高棋对弈兴隆山	王和生		(235)
人民教育家江隆基在兰大	王百成		(237)
赵北克《关于胡志明主席来嘉峪关的一封信》			(245)
十世班禅大师视察天祝	任有琪		(246)

方毅八下金川纪实	.....	马虎中	(254)
方毅在金川的几次讲话及与我们切磋书画二三事	.....	蒋克忠	(270)
邹家华副总理视察金川公司	.....	李逢国	(278)
宋健在金昌视察时的谈话	.....	李成龙	(283)
日本首相竹下登在敦煌参观	.....	金洁泉	(286)
新凤霞画赠封芝琴	.....	齐宇明	(291)
后记	.....		(292)
补白(7则)	.....	(57、62、68、82、161、178、183)	
附31—40辑总目录	.....		(1)

# 左宗棠在甘肃植树、禁烟、办学述要

## 师 纶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亦字朴存，早岁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历仕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他早期镇压过太平军和捻军，后又征剿西北回民起义，翎顶上沾有回民鲜血。但他平定新疆叛乱、阻止帝国主义入侵，及其在陕甘总督任内，施政笃行而不倦，又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令甘肃人民不能忘的是他倡导植树、禁烟和办学育才三事。

### 一、倡导植树

左宗棠于同治六年（1867年）就任陕甘总督，光绪六年（1880年）离任赴京，在西北有13年之久，主要驻节于甘肃。他为了军事的需要，一开始就重视修路，督军疏通和拓宽了丝路古道，由潼关自东而西直到肃州（今酒泉市），整修大路横贯陕、甘两省。进军新疆时挥师开路行进，北路延伸修到精河，南路修到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其中还修了不少桥梁。连兰州的黄河铁桥也打算修建，只因德商泰来洋行索款甚巨，要60万两白银才修，动议未成，拖至宣统元年才有我国第一座黄河铁桥。在修路的同时，左宗棠大力提倡种树，沿途路成林现。凡大军所经之地（除沙碛、碱地外）以及屯兵处所，他都要令部属种树，而且严加管护，有损一树杀一人之传说。对栽活的树详细统计，他在光绪六年的一封《防营承修各工程请饬部备案折》中记录了各地种树的数字，计有：

会宁县境二万一千余株、安定（今定西）县境十万六千余株、金县（今榆中）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县境四千五百余株。从泾州（今泾川）到会宁六百里内，共二十六万四千余株。环县境内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今庆阳县）及镇原县境一万二千余株、狄道（今临洮）县境一万三千三百余株、大通（今青海省属）县境四万五千余株、平番（今永登）县境七万八千余株。乌鞘岭以西的河西走廊没有具体数字，但沿途种树也毫不逊于河东。在安西清除屯围城墙的沙漠，“引疏勒河水环之，既深且阔，沿河种柳，以护堤岸”即为一例。

在平凉、兰州、肃州等重点城市，他更重视植树造林，不仅开渠引水，且辟建公园绿化美化环境。同治十年驻节平凉时，他修复柳湖书院，整治附近一暖泉引其水供百姓汲用，并广植杨柳1200余株。十年后，他回京复命路过平凉发现泉水和林木被魏光焘以围墙圈入书院之中，使百姓无法汲其水、乘其荫时，立命拆墙复原。魏光焘升任甘肃按察使时，对此耿耿于怀，立即写信给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嘱其向魏说明释嫌。

在兰州，为了植树和市民饮用水方便，于同治十一年，在总督衙门（今省政府院）左旁开凿了一个水池，命名为“饮和池”，春冬用水龙、夏秋用水车将黄河水引出浇灌花木及其民用，共用官兵一万九千多，他捐廉钱五百余缗。次年又在衙门右旁（今通渭路）开凿了一个“挹清池”，将水磨沟水经西门引来。同时，将总督府后花园加以整修，辟为公园，向市民开放。

在肃州，他捐廉银二百两，疏浚酒泉湖，湖中留三个沙洲作岛，岛上筑亭，买鱼苗万余尾投入湖中喂养，环湖筑堤，周围三里广栽树木。他给杨昌浚的信中记述：“酒泉湖堤亭子告成，盖自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胜概也。白波万叠，洲岛回环。沙鸟水禽，飞翔游泳。水边亭子，上有层楼，下有扁舟。时闻笛声，悠扬断续。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百里间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干，姿

其游览，连日络绎。虑其肆志游冶，或致废业也，饬有司出示：每年以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八月中秋，任人游览，妇女不禁。”（《书牍》二十二卷）

关于左宗棠的种树，当时有文字记载说：“左启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恍见古人造句之工。”（《西笑日觚》）杨昌浚也写下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名句。左宗棠自己于光绪七年从新疆返京时，如实地记述了沿途所见：“道傍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砾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光绪七年奏折）。

左宗棠植树纵然有其军事目的，成活数字抑或有些夸张，但大量植树荫庇后人，造福桑梓乡里，却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大政绩。直到全国解放初期，沿西兰、兰新公路两旁，一些成行的大树还在，个别老树至今也不难找到，这样大规模地、卓有成效地植树活动，是前无古人的。人们将当时成活的而又生长得根深叶茂的大树特称为“左公柳”，是对左宗棠功绩的很好褒颂。

## 二、严令禁烟

左宗棠早年得到禁烟名将林则徐的赏识。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曾邀左参加他的幕府，当时左因在陶澍家任教，没有就任。后林则徐辞官归里途经长沙，特约左宗棠在湘江舟中见面，两人在舟中竟日倾谈，十分投机。左宗棠描述此次会见情景时说：“江风吹浪，舵楼竟夕有声，船窗人语，互相响答。”（《书牍》一卷）因此，左宗棠后来的许多举措，不难看作是受林则徐的至深影响。

光绪五年，左宗棠在一封奏折中写道：“至洋药流毒日久，必思所以禁之。论其办法次第，必自内地禁种罂粟始。内地不产烟则价必昂，价昂则吸之者少，然后禁令可张，始有更新之望。甘

省遵旨禁种罂粟，著有成效。上年曾经奏明见复。据司道译称，先后据府厅州县稟报，印委各员躬亲巡历，不惮劳苦，民间奉令惟慎，实已根株净绝。惟恳出示晓谕，禁止外来土烟。如有川、滇客民贩土入境者，当众焚烧，薄与责惩，令其改图贸易。奸贩亦渐知耸惧。”

从奏折所陈，可看到左宗棠对吸食鸦片的深恶痛绝，禁意之决。他首先痛感以大量肥沃之田种罂粟挤粮食生产，会给军食、民食造成威胁，所以早于同治八年六月就宣布禁种罂粟，他写四字韵文告示刊印成册，散发各地，广为宣传禁种之理，并骂罂粟为“妖卉”。继之又责成各道府督同县、营迅到田间四处查看，遇见成片地亩种罂粟者一律翻犁铲除，遇有罂粟与豆麦杂种者，则将罂粟尽行拔出只留豆麦。还责令布政使、按察使派员到各村庄严加视察，对于发现违禁的便杖责枷号。最后根据禁烟进展情况，进行奖惩。即使权贵之家，也不宽恕。光绪四年七月，他奏准朝廷，对禁烟出力获得成效的，如宁灵厅同知喻光容，署宁夏府知府孙家槐、署平罗县知县吕恕、代理宁夏县知县李日乾、代理灵州知州德荫和宁夏镇总兵冯南斌，或予以擢升，或“交部从优议叙”。而对查禁不力的，如宁夏府知府李宗宾、宁夏县知县胡韵兰、灵州知州孙承弼、两当知县任懋修、碾伯知县邵杜，都给以撤职查办。又有宁朔县知县贺升运被撤职后，能及时补过，将境内所植罂粟拔除净尽，即免予处分。一次奖罚如此众多的府县官员，大可说明左宗棠限令禁烟之严。

在禁种罂粟的同时，左宗棠积极为农民找寻拔罂粟而薄收入的替代途径。他早年钻研过农学，又在山丹、抚彝（临泽）、东乐（今民乐）等地进行过巡视，深感“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剗果刮浆”，于是，大力提倡种植棉花，亲自撰写并刊行《种棉十要》、《棉书》，宣传种棉好处，还“设局教习纺织”，“分陕、甘两

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经理”，“其因土地不宜种棉者，亦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

在新疆和河西走廊，他并注意引导农民种桑养蚕，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新疆南北产桑，土人但取甚代粮，或称药材，蚕织之利未广。臣通檄南北两路局员，检校属境桑株、陆续稟报，统计桑树八十万六千余株。教以饲蚕缫丝诸法，两年始有微效。据各处呈验新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随之派人将德国的织呢师匠请到兰州，传授织呢技术，从江南湖州请六十名熟悉蚕业的老农，带上桑秧、蚕种和蚕具等，传授栽桑、接枝、压条、种甚、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方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耕织相资。

为使禁烟政行令通，他严饬各地加强对贩运烟土者的查处。他上书朝廷要求知照川滇官员，禁止其烟贩入甘。同时在省内严格稽查，查出烟土入境一律焚毁，勒令贩运者折回。当时正在与俄方商谈中俄贸易条件，左宗棠坚持把不准俄商贩运烟土入境一条写进协议。对有吸食鸦片宿隐者，他把各种戒烟的药方，介绍给烟民，并倡导官绅士民捐资合药分赠烟民。救治成绩显著的，比照捐赈章程予以奖励。至于他的部属、官吏，一律不准吸食鸦片，倘有违犯，一经察觉，就亲自加以“嗜好甚深”、“颇有嗜好”的考语，予以参劾，革除职务。

由于左宗棠严令禁烟，当时甘肃境内（包括今日宁、青、新），基本上没有烟苗。但因受封建统治时代的局限，吸食者却一直未根绝，加之后来官府时禁时弛，甚至借机敛财抽饷，罂粟曾重现于陇上直到解放前夕，鸦片在甘肃亦未绝迹。

### 三、兴学育才

左宗棠虽半生从武，但却从自己的戎马生涯中深感人才之重

要。以其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君思想，不时流露对人才之渴求。他不止一次地表述甘肃欲改变“苦瘠甲于天下”的状况，惟有培育人才才有出路。因此，积极主张兴办书院、兴办义塾、分闱乡试，分设学政，大兴传统儒学。

宋代开始，官府或私人设立讲学肄业之所，叫做书院，明、清书院渐多起来。但多是为习举业而设，清设在甘肃的最高学府只有兰州的兰山书院等。左宗棠入甘驻节平凉时，金积堡之战正酣，他就关注兰山书院，曾写信让甘肃布政使崇保代发院中膏火。且要去院内亲览生员文章，看后亲笔批注。给崇保信说：“览呈诸生之章，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中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中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夜潜心嚼咀，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批札》三卷）这封信中，左宗棠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对穷书生是“同病相怜”的。后来他规定，院中正课四十名，每名每月给膏火银三两；副课五十名，每名每月给膏火银一两五钱。每年约费二千三百多两，由他的廉俸和公款拨付。还拨款修葺了书院，聘请曾在京任职的陇右名人吴可读<sup>①</sup>为山长。他还亲自评阅院生试卷，对院里十分关怀。后来他驻肃州时，也常去酒泉书院，和院里师生叙谈，并捐助膏火。

由于左宗棠对兰山书院的关注和对办书院的提倡，推动了甘肃各府县对书院的兴建和恢复。总计在他督甘期间，新建的书院近二十个，计有：尊经书院（在庄浪）、钟灵书院（在宁灵，今宁夏灵武）、金山书院（在洪水堡）、归儒书院（在化平，今宁夏泾源）、河阴书院（在今青海贵德）、南华书院（在甘州，今张掖

注①：吴可读，字柳堂，皋兰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刑部员外郎。

市)、陇南书院(在秦州，今天水市)、庆兴书院(在董志原)、五峰书院(在西宁市)、湟中书院(在西宁市)、文社书院(在镇番，今民勤)、鹤峰书院(在三岔镇，今镇原县境)、凤池书院(在德惠安堡，今宁夏地)，在镇原、徽县、通渭、会宁等县也都创设了书院。

原有书院毁于兵事、灾害的，先后修复的有十多个，计有：鹑觚书院(在灵台)、银川书院(在宁夏)、河阳书院(在静宁)、崇山书院(在青海大通)、洮阳书院(在狄道，今临洮)、蓼泉书院(在抚彝，今高台)、育英书院(在安定，今定西)、灵文书院(在灵州，今宁夏)、又新书院(在宁夏平罗)、鸣沙书院(在敦煌)、陇川书院(在秦安)、正明书院(在阶州，今武都)、五泉书院(在兰州)、武阳书院(在漳县)、洮滨书院(在洮州，今临潭)、柳湖书院(在平凉)。

以上这些书院，其中有些是下边打算给左宗棠建生祠，左坚辞不受，才改建的。有些规模较大，如柳湖书院，左宗棠入京路过时，称道它“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这些书院当时在为士子提供学习举业之地，晚清兴办新教育，就都改造成学堂，大抵府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县的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省城的兰山书院则成为优级师范学堂。

左宗棠还办了不少义塾。同治十三年，他下令各地一律兴办义塾，以便于为儿童提供启蒙读书的场所。如兰州拨出北山荒绝田七百七十五亩，收租供给各个义塾作经费。到光绪元年，办起了正德、序贤、养正、存诚四个义塾，后面两个专收回民子弟。以后又陆续兴建，到左去任时，兰州已有义塾十六个。外县如狄道、河州(今临夏)、平凉、崇信、秦州、秦安、徽县、两当、文县、合水、肃州等地都分别办了几所以至几十所义塾。

为了解决义塾、书院的课本问题，左宗棠设置了印刷机构，刻

印《小学》<sup>①</sup>和《四书》、《五经》等书籍。这里，摘引两段文字以见其办学大略：“古人八岁入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批札四卷》光绪六年四月的一封奏折中说：“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今天看来，如此办学思想和科目，固未超出封建蒙学的旧学一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今人不应苛求他当时即有新学思想。况且与那些一味搜刮民财以肥己、饱食终日以售其奸的封建官僚相比，已是高出几等。

左宗棠创甘肃分闱乡试和分设学政，在当时其影响更大。甘肃在康熙二年（1663年）已从陕西划出自成一省，然时过二百年，甘肃乡试仍和陕西合并举行。清代的学政，掌管着各省生员考课升降之事，每届乡试之前，学政须巡回所属地区举行科考，科考合格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时战乱不断，甘肃十年未有“科考”，甘肃士子皆丧失乡试机会。同治十年（1871年）新任学政许振祎不避艰险，到甘肃主持科考，省贡院却设在陕西三原，士子乡试赴陕西，甘肃各县及宁夏各地去程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新疆则达五六千里之遥，来回一趟费时少则一两月，多则三四月，需要盘缠则白银数十两，多则一百多两，这对于贫穷士子来说，筹措之难实有如登天之难，因此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能够成行的，至多才十分之二三。左宗棠知此情况后，肃州

① 《小学》：我国旧时的儿童教本，宋朱熹、刘子澄编，辑录符合封建道德言行规范的文字，共六卷。

战事一结束，就上奏朝廷请求甘肃分闱乡试，并分设学政，以免因应试难而埋没人才。最后，朝廷准予所请，左宗棠便在兰州兴建了贡院。院址在萃英门内，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号舍可容四千人（即今兰医二院院内，其大堂及堂前所悬左宗棠手书“至公堂”大字犹存），共花去白银五十万两。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左宗棠又奏请清廷简派考官，于当年八月举行甘肃分闱后第一次考试，应试者逾三千人，左宗棠以总督身分，依例入闱监临。金榜发表，第一名解元，居然就是他所赏识的兰山书院高才生安维峻（字晓峰，秦安人），左宗棠无比欣慰，给吴大澂写信说：“写榜日，两主司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宴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得陇以来，无比兴致也。”（《书牍》十五卷）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左宗棠又多次上书为甘肃争取更多的举子名额。原来陕甘未分闱时，原共有六十二个名额，分闱后的分给甘肃二十一名，左上书要求四十名，被礼部议驳，只准三十名，到光绪二年，再次奏请，始准“广甘肃文闱乡试中额十名。”（《光绪朝东华录》）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出举人四十名。另有旗额三名、回族生员一名。

### 主要参考书目：

《光绪朝东华录》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张灏、张忠修：《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 左宗棠与兰州制造局

刘 国 芳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惊醒了封建王朝中的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要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封建统治，非学习西方国家先进工业，走坚船利炮之路不可。在魏源“师其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一批中国最早的纺织、面粉加工和军事工业，使中国进入了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时期。左宗棠是其时洋务派首领之一。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生于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字季高，举人出身、谥号左文襄公。同治（1866年）五年，依靠法国人日意格在福州开办船政局，次年受清政府派遣调任陕甘总督，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军。他率军先后夺取了董志塬、金积堡、太子寺和肃州（今酒泉）等处，后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了乌鲁木齐、和阗（今和田）等地。他重“练兵”、“制器”，与清王朝权臣们在全国创办多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是其中之一。正如他在《陕甘饷项外拨实饷作为专款折》中提到的，由上海洋行、湖北制造局等地采购军火运到陕西西安，路途遥远，用款极巨，故奏请在西安创办制造局、仿造洋枪洋炮。为便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军，他又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把督军府和西安制造局一并从西安迁兰州，设于畅家巷，将西安制造局改名为兰州制造局。同年11月下旬，他推荐在闵旧部副将赖长到兰掌管局务，监造枪炮。

在物质条件极差的西北内地白手起家创办军事工业，谈何容易！左宗棠费尽周折，委托上海候补道台胡光墉向英国在中国经